

# 景觀植物與熱帶南國景象——椰樹栽植

文／周湘雲（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計畫研究助理） 圖片提供／國立臺灣圖書館



▲日治時期行道樹的栽植，改變了臺灣日後都市街道景觀風貌。

從日治時期官方紀錄中可以發現，當時引進海外植物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做為景觀上的「園藝植物」使用，而依照不同用途可區分為三類：一是行道樹、遮蔭樹、庭園樹；二是兼具庭園裝飾之藩籬用植物；三是庭園裝飾美化用植物。這些「園藝植物」所種植的地點涵蓋了都市街道、公園綠地、公家機關庭園。因此，當時引入相當多被視為奇珍的植物品種，廣植於臺灣島上，也改變了日後都市街道的景觀風貌。

這些外來景觀植物中，尤以椰科植物是形塑出臺灣濃烈熱帶氛圍的主要力量。臺灣島上傳遞著長夏之島訊息的婆娑椰影，可不是臺灣島上原有的「自然」風光，而是日治時期日人透過從海外引種、栽植椰科植物所營造出來，這一段日人將椰子樹深化為臺灣熱帶印象標記的發展歷程，背後所反映出的是一段曾在臺灣上演，交織著以世界植物交流的科學活動為背景，以及帝國熱帶殖民地想像生成的精采歷史。

1895年日人領臺後即在臺北小南門的官有地籌設「苗圃」。1896年臺北苗圃開始運作，目的在栽培外來熱帶植物，並供應行道樹與公園使用的都市綠化苗木。1902年恆春熱帶植物殖育場闢建運行，目的在擴大進行海外樹苗育種，以及進行研究，一連串的殖產事業規劃有賴於如殖產部長橋口文藏、技師田代安定等，多位具有植物學背景訓練的官員所籌劃而開啓。

臺灣總督府在1896年至1898年間，以及1898年起，分兩期從海外引種，以購入與獲贈的方式從海外取得熱帶植物種子，其中包含了多種日後臺灣景觀中常見椰科植物，如：孔雀椰子、砂糖椰子、亞歷山大椰子、棗椰、蒲葵、大王椰子、馬氏射葉椰子、薩巴爾欄、扇椰子、油椰子等，這些椰科植物有來自印度孟買、新加坡，以及其他熱帶地區領事館；另外也有來自日本國內的小笠原群島、沖繩、東京新宿御苑等地。

## 椰科植物的種植

田代安定在1900年與1920年曾發表《臺灣街庄植樹要鑑》與《臺灣行道樹及市街植樹要鑑》兩部重要著作，內容皆是針對臺灣本島的都市植樹與行道樹設計，以及相關植物選種與介紹的專書。他提出了一套行道樹理論，並認為行道樹是「社會的裝飾物」，反映出一國「文明」與「進步」的格調。田代曾經赴歐考察各國科學化的園藝知識與技術，並參考歐洲殖民帝國治理熱帶殖民地都市景觀的先例，



▲日治時期的植物園水池旁遍植椰子樹。  
◀椰子行道樹。

提出臺灣的風土氣候相當適合「印度南洋行道樹流派」的行道樹景觀規劃。由於他觀察到他國熱帶殖民地常以椰科植物打造出優美的行道樹景觀，以及椰科植物具有極佳的抗風性，能夠通過臺灣每年颱風的考驗，基於植物學與園藝學基礎的科學判斷，田代認為椰科植物是可以積極引進的優良行道樹種。

現在臺灣常見的大王椰子最早是在1889年，由當時擔任新宿御苑掛長的福羽逸人從御苑所寄來，但是這一批種子後來並沒有存活，而是在1901年透過殖產局農務課技手今井兼次，從夏威夷攜回大王椰子的種子，種植於恆春熱帶殖育場才育苗成功；1903年今井兼次再次從夏威夷攜回種子種植，而這一批大王椰子現今仍佇立於臺北植物園中，已經超過百年。

大王椰子這個名稱是日本人從英文譯名而來，由於具有雄壯外貌，田代安定認為它是椰科植物中的王者。大王椰子的成長期慢，經過風土馴化後，一直到日治中期後才被栽植在都市街道中，如1937年東三線道（今中山南路）移除舊有的榕樹，改植大王椰子樹，開始在景觀上發揮它的影響力，成為相當受歡迎的行道樹種。

蒲葵在1896年至1898年間即開始從小笠原群島與沖繩引種培育，是臺灣最早出現作為都市街道行道樹的椰科植物；1913年左右最先被種植在表町通（今館前路）與植物園前通，作為行道樹；1917年北三

線道（今忠孝西路）在當時的臺北廳廳長井村大吉指示下，在原有的大葉合歡與茄苳行道樹中，再加入蒲葵當作行道樹，不過至1937年，由於樹種老化以及為求整齊的考量下，將大葉合歡與茄苳伐除，只留下蒲葵。經由繁殖，蒲葵已是臺灣島上非常常見的椰科植物。

亞歷山大椰子是在1896年透過小笠原島廳寄贈種子而首次引入。1901年田代安定又再次從新宿御苑與小石川植物園攜回苗木，進行培育並多處移植，其中移植到總督府舊廳舍中的亞歷山大椰子，到了1920年代已經長得相當高聳，遠觀可見。至1930年代亞歷山大椰子已經是臺灣各地被廣泛運用的庭園與公園用樹種。

臺北市役所在1940年出版的《臺北市政二十年》書中，記錄了一筆1936年8月苗圃的育苗紀錄，其中屬椰科植物的有：檳榔400株、亞歷山大椰子1,030株、大王椰子120株、蒲葵230株，總計共1780株，以當時總苗木數量為3,900株來計算，椰科植物即占全部苗木的46%，可見椰子科植物在市場上的需求潛力。

### 熱帶南國的文明之都

這些被種植在現代化都市中的椰科植物，經過培育與成長後，到了1930年代已



▲臺北市役所發行「觀光案內郵便」，以椰樹作為南國意象。

然茁壯，因此從30年代起，都市中的椰科行道樹就成為旅臺日人的視覺焦點與描述對象，如作家西川滿曾用浪漫的筆觸描述與友人真杉靜枝在月亮高掛的夜晚，漫步在有著水銀燈與椰子樹的三線道上，洋溢著現代都市中才有的摩登（modern）氛圍。

旅臺日人出了臺北車站總會因表町通的蒲葵行道樹，感到眼睛為之一亮。與表町通垂直的北三線道，也是種植蒲葵做為行道樹；沿著北三線道往東走，就可到達種植大王椰子的東三線道。豪華的鐵道飯店就在北三線道與表町通交叉路口上，再加上表町通盡頭壯麗的臺灣博物館，全然歐洲式建築所構成的現代化文明都市街景，因為有這些椰科植物點綴其中，讓都市景色添上濃濃的異國熱帶風情。這如同在對旅客們宣示著，這個充滿歐式建築的現代化文明都市，可不是在歐洲，也不在內地東京，而是「熱帶殖民地」臺灣的臺北城。

1943年日籍作家窪川稻子在《臺灣公論》發表了她來臺的旅遊紀錄文章〈臺灣の旅〉，就描述了一種出了臺北車站後，在陽光的熱力下，眼前的椰科行道樹所帶來的異國想像滿足，有一種「這就是臺灣！」的感受。窪川並不是

唯一有這樣感受旅臺日人，因為透過當時的明信片、刊物、文學……等影像與文字的傳遞下，臺灣的熱帶印象已經成為一種旅臺日人心中預設的期待，而椰科植物確實喚起了當時代旅臺日人內心對南國臺灣的想像共鳴。

現今已成為臺灣大學地標的椰林大道，是1932年由園藝系的中村三八夫教授及大沼三郎教授所規劃，在原來的大道上加植兩排大王椰子，目的是美化臺北帝大校園。根據臺大校史室的訪談記錄，當時負責植樹工作的土木科系的蘇和傑回憶，之所以選擇種植大王椰子的原因，一來是因為清爽，二來是藉由植栽標示臺北帝大與日本內地帝國大學的不同。這反映了日治時期規劃行道樹與都市景觀的理念：一方面要求展現整齊美觀的現代感；另一方面將臺灣「熱帶化」，提示臺灣是為熱帶殖民地的地方感。

日治時期的椰科植物既是科學家眼中研究對象；也是被政府植栽來做為提升「現代化」都市格調的裝飾品；更是提示旅臺日人「身在何處」的地景，開啓了旅遊者諸多的想像，回顧這段由植物與人之間相互影響的歷史，就像是一幅綺麗的臺灣熱帶南國風景畫。戰後，臺灣雖然已經脫離日本殖民，但是這些在臺灣落地生根的椰科植物卻仍然持續被種植，增添臺灣景觀的豐富性。☞



▲1930年代臺中火車站前椰子樹。



▲臺北植物園的椰子樹。（攝影／璋璋）